

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五色海

【第1207期】



起来。自然的力量残酷而决绝，当人离去之后，它并不会为我们过去的生活留下任何可供纪念的细节。在更漫长的时间尺度中，人在自然世界的痕迹，并不会比其他物种更加隽永、更加特别。

我打了个寒颤后继续向前。森林路段尚未结束，但突然感觉双腿沉重，呼吸也变得滞重。我本能地意识到，自己正在进入更高的海拔区域——我们的身体，总有办法先于GPS等仪器，敏锐感知到外在环境的变化，会通过眩晕、疼痛、疲劳等方式提醒我们及时调整运动节奏与强度。身体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出类似的信号。只是我们对身体的觉知日渐迟钝，除非信号过于强烈，否则不会珍惜留给我们的短暂而珍贵的调整机会。一看手机，海拔果然已超过4200米，顿时变得寒冷刺骨。

冷杉和松树构成的常绿林，渐渐退到身后。低矮的高山柏、矮杜鹃、高山柳组成的高寒灌丛，作为过渡性植被展现在眼前。这意味着不久之后，我将进入荒凉而壮阔的高寒草坝地带。我调整步伐，保持稳定的呼吸，生怕因为大意被高山病困扰。

高山病，或称高原反应，是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因缺氧和气压变化引起的不适症状，常见表现为呕吐、疲软、嘴唇青紫、头晕眼花等。通常，大部分人在进入高山地带后会有轻微症状，比如头晕等，一般能通过调整步伐、呼吸、心态等恢复正常。如果出现急性高山病症状，如呕吐、嘴唇青紫、全身无力等，则必须立即撤回低处，并进一步寻求专业救助。高山病与人体质有一定关系，但并非决定性因素，更多取决于个人在当下的身体状况。比如，同一个人在休息充足、饮食健康、心态开朗的状态下进入高山区域，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症状；如果在徒步前饮食油腻、缺少运动、心境阴郁，则往往容易出现不适。

在萨荣村，人们对高山病的起因另有一种说法：快要走出森林时要加倍小心，因为高山灌丛和森林里有种叫“纳若崩若”的昆虫，当人或动物经过它旁边时，会释放出恶臭的气体，试图击退潜在的威胁。如果闻到这种气味，可能诱发高山病症状。这是人们在漫长的高山徒步经历中积累的经验之谈。我为了弄清“纳若崩若”这种昆虫的真实信息，曾带上青藏高原高山昆虫图谱，请村里的人指认，但最后都未能成功。它像是一种能够被感受到，却无法被确切描述的神秘存在。快要走出森林时，我一边缓慢前行，一边用围巾捂住口鼻，生怕闻到“纳若崩若”的气味。就这样，一直走到了第二个牧场——日庸牧场。

这个牧场与第一个牧场一样，牧房已经倒塌。但它处于海拔4300米的位置，森林至此结束，继续往上，是一片植被稀少的高寒流石滩带。牧房周围的空地上没有长出杂乱的草木，以前拴牛的木桩、取水的泉眼等，几乎与记忆中的一般无二——这个区域的植被再生与恢复能力，比低处的牧场要弱得多。牧场以上的区域，正被一片浓重的白雾遮盖着。这片白雾也不是静止不动的，它们被山风从南面的山口不断吹来，又源源不断地消失在西北方向的垭口以外，看上去就像一条悬在半空的白色河流。回望低处的来路时，我发现有很多纯白的云雾正被疾风吹往高处，没过多久，这些白雾就赶上了我，它们穿过我的身体，飘向更高的位置。片刻之后，周边所有的白雾被吹到视线以外的角落，眼前的一切又重新变得格外明朗。

在这些区域，山间的云雾从山麓到垭口、从西山到东面、从牧场到森林，在林风与高山谷风的追逐下，像一群在广阔山野中奔涌的奇异巨兽，形成一种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。看着眼前云雾翻涌的高山世界，我耳边仿佛响起雄浑的背景音乐，与这壮阔的景象浑然一体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我开始进入更茂密的原始森林，也进入真正的、如今已鲜少有人往返的荒野地带。手机早已没了信号，直到临近德钦县城时，我才能与外界恢复联系。我原先担心无法从林间的纵横小道中认出正确的路线，虽然少年时代曾多次往返于这条山道，但回想时，已不能完全记起所有正确的岔口。进入森林之后，才发现土路比我记忆中的要宽敞许多，这才想起母亲曾对我说，早在几年前，为了夏季进山采挖虫草、松茸时方便运送物资，萨荣村民集体投工，从萨帕山庙开始，沿原有老路将一条摩托车道修至高山牧场。我可以一直沿着这条大路，直到进入真正的高寒地带。高寒地带植被稀疏，如果没有大雾，方圆几里内的前路会清晰展现在眼前，无论如何都不至于迷失方向。

萨荣河作为金沙江众多支流之一，众多二级支流发源于萨帕山庙附近，而真正稳定的主流，是从西北方向的牧场上下来的。其余时令性支流，雨季一过便会干涸，仅留下狼藉的水痕与河床。雨季时，萨荣河变得十分汹涌，水色暗红，卷着石头与腐木，轰鸣震彻整个深阔的峡谷；雨季一过，它又变回涓涓细流，几乎隐匿在雨季时深切出来的河谷中。林间有些地段，留存着明显的洪流痕迹，杂乱的林下灌木被洪流成片冲毁，有些粗壮的冷杉和松树也在洪流侵蚀下露出虬曲的根茎，似乎只要一阵强劲的大风吹进林间，它们便会颓然倒下。在这片生机顽强的森林中，每年都会出现类似的场面，但数年之后，又会被重新长出的树木和灌丛彻底覆盖。在这种野性力量的较量中，森林往往能够占据上风。主流在远离土路的位置流淌。我穿过一片凌乱的桦树林来到岸边，感觉河道比记忆中的更广阔了，但水流已经变得很小。森林中的河道并没有完全成型，在洪流冲击下显得杂乱不已，岸边成片的树林露出密密麻麻的根茎，有些已经倒下，像一群刚刚经历恶战的壮士；有一些小树苗在新的废墟中茁壮成长，试图重新占据丢失的领地。水流与森林的博弈，在这个地带显得非常激烈，每一年，双方利用各自的强盛期，处于你来我往的交锋状态。我既赞叹河流的坚韧，也赞叹森林的顽强。如果这场博弈最终趋于平息，不管河流被森林逼入地底，还是森林被河流成片放倒，我都相信任何结局中，必定蕴含着自然界深邃而正确的规律。

农历十月，萨荣河两岸，秋色尚未尽染，仅有一些花椒的叶子变得金黄，点缀在杂木丛中，而夏天时在林间坝地上竞相开放的报春、桃儿七等花卉，此时已全部凋萎。当我走到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山柏林中，坐在路边干爽松软的厚苔上休息时，发现旁边有好几丛六叶龙胆。它们三五丛生，尚未完全开放，蓝白相间的花冠精致而高贵，为这片颓势初现的林间坝子留住几分令人欣喜的生机与色彩。它们像是刚刚过去的盛大夏季的明证与回响，显得那么突出、那么惊艳。

前路被一座迎面突出的林坡阻挡，一条模糊的岔路出现在脚下。顺着林坡右侧的方向，萨荣河的主流从这里下来。从那里进入，便是萨荣村的高山游牧地带，其间有10多个牧场分布在不同区域内，海拔高达4200米的董拥宗牧场是夏季最后的游牧点。而我要顺着林坡左侧的土路，进入通往德钦的古道，这条路上也有几个重要的牧场。

越过溪流，便到了第一个高山牧场。因废弃多年，牧房的石墙和顶上的木瓦已经腐烂倾塌。牧场前面以往被牛群日夜蹂躏、寸草不生的坝子，如今长满了齐身高的接骨草，穿过其间的土路都被完全覆盖了。我停留了一会儿，试图从这片落魄的牧场中找到一些与记忆相契的细节。然而从外到内，不仅没有丝毫人气与温度，反而从满目破败中透出一股令人不适的气息。这气息腐败而阴森，实在无法将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牛铃叮当、炊烟缥缈的牧场联系

迪庆在线

横断山行纪

◎此称

个邮件就一定能送到终点。

多吉在邮路上的经历，每一件事说起来都惊心动魄。一个大雪天，20多辆车子，被困在一段有80多米高的陡坡上，路面已经结冰，车轮稍微一动就可能打滑，司机们谁也不敢继续往前开了。这时候，多吉的邮车开来了。他赶紧下车仔细观察……

“我有经验，我帮你们开过去。”
“多吉，这……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”
“相信我！”

胆大心细的多吉，一次次地上下下下，竟然把20辆车子都安全地开过了让人望而却步的险坡。

还有一次，因为风雪太大，路上遇到了雪崩，厚厚的积雪将路面覆盖得严严实实。多吉只能拿起铲子下车铲雪，铲出一段，走上一段……不到1000米的路程，他足足走了两天两夜！

为了让交通变得顺畅，让邮路变得安全，雀儿山开始修建隧道。夜晚，雪山上闪烁着橘黄色的灯火。这是雀儿山隧道工地上的灯火。工地的师傅们说：“只要看见了多吉和他的绿色邮车开来了，就像在严寒的风雪中看到了生机和希望。”

多吉的邮车每次经过这里，远远地就会按喇叭叭打着招呼。师傅们想往家里发电报、寄信和汇款的，都会放心地委托给多吉。下次来时，多吉又会给他们带来家人的消息……

多吉也热切地盼望着这个“大国工程”早日竣工，好让大家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来翻越这座“鬼门关”。除夕夜晚，雀儿山上没有年夜饭，也没有鞭炮声，只有呼啸的风声，夹杂着篝火的噼啪声响。这时候，多吉开着邮车赶到雀儿山上，给工人们送来牦牛肉、青稞酒、蔬菜和水果。围着温暖的篝火，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欢度春节。

2017年9月，雀儿山隧道正式开通的前一天，多吉和同事们开着邮车最后一次翻越雀儿山，来和养护这段公路道班的工人师傅们道别。坚强的汉子们热泪盈眶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：“多么值得庆幸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还挺立在雀儿山的风雪里！”

没有风雪的日子，太阳和苍鹰，伴随着他一路向前。他浑厚的歌声在雪山之间飞翔：

“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，银色的神鹰啊，来到了古老村庄……哦，是谁在天地间自由地飞翔！神鹰啊，你把我的思念带向远方……”

“快来看哪，多吉的邮车又来了……”
藏家的孩子们朝着他的邮车欢呼着、奔跑着，仿佛又回到自己的小时候。

“多吉，你的邮车好像变得更大更宽敞了。”

年老的牧人笑着给他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。

“大叔，不是好像，邮车是真的升级了，吨位更重，装的东西更多了！这是党和国家派来的，专门开往涉藏地区的邮车啊！”

多吉一直记得，小时候阿爸、阿妈对他说过的话。

多年来，细心的多吉还形成了一个习惯：每年6月和7月份，都是他和邮车车队，谨慎地分发、特别注意的月份。因为孩子们的各种录取通知书就要到了。当他把每份录取通知书，在第一时间、安全地送到每家每户和孩子手上时，他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。

对了，多吉多年来还养成了另一个好习惯：每天出车前，总是把心爱的邮车擦得干干净净，自己的穿着也总是保持着无比整洁。多吉擦拭着绿色邮车的时候，他别在胸前的那枚党徽闪闪发光。

2018年3月，交通运输部，把其美多吉开着邮车走了30多年、从康定到德格的这条邮路，正式命名为“其美多吉雪线邮路”。

又一个黎明到来了，漫天飞舞着洁白的雪花。多吉的绿色邮车，满载着藏族乡亲们邮包和书信，还有千千万万户的亲情与思念，又踏上了雪山的邮路，驶向了高原的远方……

像往常一样，雪线上又回荡起多吉浑厚的歌声：

“……世上只有雪山崩塌，绝没有自己倒下的汉子。要是草原需要大山，站起的一定是你，憨憨的阿爸……”

辽阔的原野上，高高的山谷间，如果你在那座雪山下听到了嘹亮和浑厚的歌声，听到了邮车的亲切鸣笛声，那一定是其美多吉对家乡的雪山和大地的问候。

（原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）

人物速写

雪线上的邮车

其美多吉的故事

◎徐鲁

美丽的格桑花，盛开在春天的原野上。皑皑的雪山，在远处闪耀着圣洁的光芒。

小时候，多吉跟着阿爸、阿妈，在雪山下的小村里生活。小羊、小牛和小马驹是他的小伙伴，长满青稞的田野，是他成长的乐园。

他的阿爸是一位乡村老师，教书的地方离家很远。每次回家，阿爸都会骑着一匹枣红马。多吉很小的时候，阿爸就教会了他骑马。

骑在阿爸的枣红马上，在雪山下奔驰的时候，小多吉想象着，自己变成了身穿铠甲、头戴银盔的英雄……

德格县龚垭乡，是其美多吉的家乡。1954年冬天，乡亲们盼望的川藏公路通车了，德格县第一次开通了雪线邮路。当时，开到高原上的车辆很少，多吉在家乡见得最多的车子，就是沿着雪线邮路开来的绿色邮车。

家门口就是伸向远方的公路。每次看到邮车或军车开来了，少年多吉都会和乡亲们一样，不停地招手致意。有时，多吉还和小伙伴们一起，追着车子跑上一段路程。邮车散发出来的汽油味，也让他觉得特别好闻。

阿爸、阿妈告诉他，邮车和军车，是藏族人民的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，专门往涉藏地区运送物资、邮包和家书的。望着渐渐远去的邮车，多吉常常想：要是有一天，自己也能当上一名邮车司机，该有多美啊！

1982年，其美多吉18岁了。他花了一元钱，在书店买了一本《汽车修理与构造》，开始自学汽车修理技术。慢慢地，他把车身、轮胎和各种零件都摸清楚了。

其美多吉26岁那年，县邮电局也有了第一辆绿色邮车。其美多吉幸运地选上了驾驶员，自豪地开上了全县的第一号邮车。

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一开就是30多年。30多年来，多吉驾驶着心爱的邮车，在雪山邮路上来来往往，累计往返7000多次。有人甚至还计算过，他开过的路程，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走了35圈。

邮车从康定出发时，先要翻越风雪弥漫的折多山。风雪茫茫的折多山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海拔4200多米，弯多路险，弯弯的山路，蜿蜒盘旋到山巅。

接着要再翻越被称为“川藏第一险”的雀儿山。雀儿山上的公路像条窄窄的飘带，盘旋和飘展在一道悬崖边。一年里有10个月，路上都被冰雪覆盖。当地有谚语说：“车过雀儿山，如闯鬼门关”！

如果遇上了“风搅雪”的恶劣天气，凛冽的风雪会“搅”得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山路，哪里是万丈悬崖。

邮路沿途还有大大小小17座小山，但哪一座山都无法让多吉畏惧和低头。他常年在险峻的邮路上往返，练就了胆大心细、轻车熟路的高强本领。

雀儿山隧道通车前，多吉每月至少要在邮路上往返20次。多吉有句名言：“再高的山，再险的路，没有我

的邮车翻越不过、征服不了的。”他的心中还有个坚定的信念：只要有邮件，邮车就得上路；只要有他在，每一

